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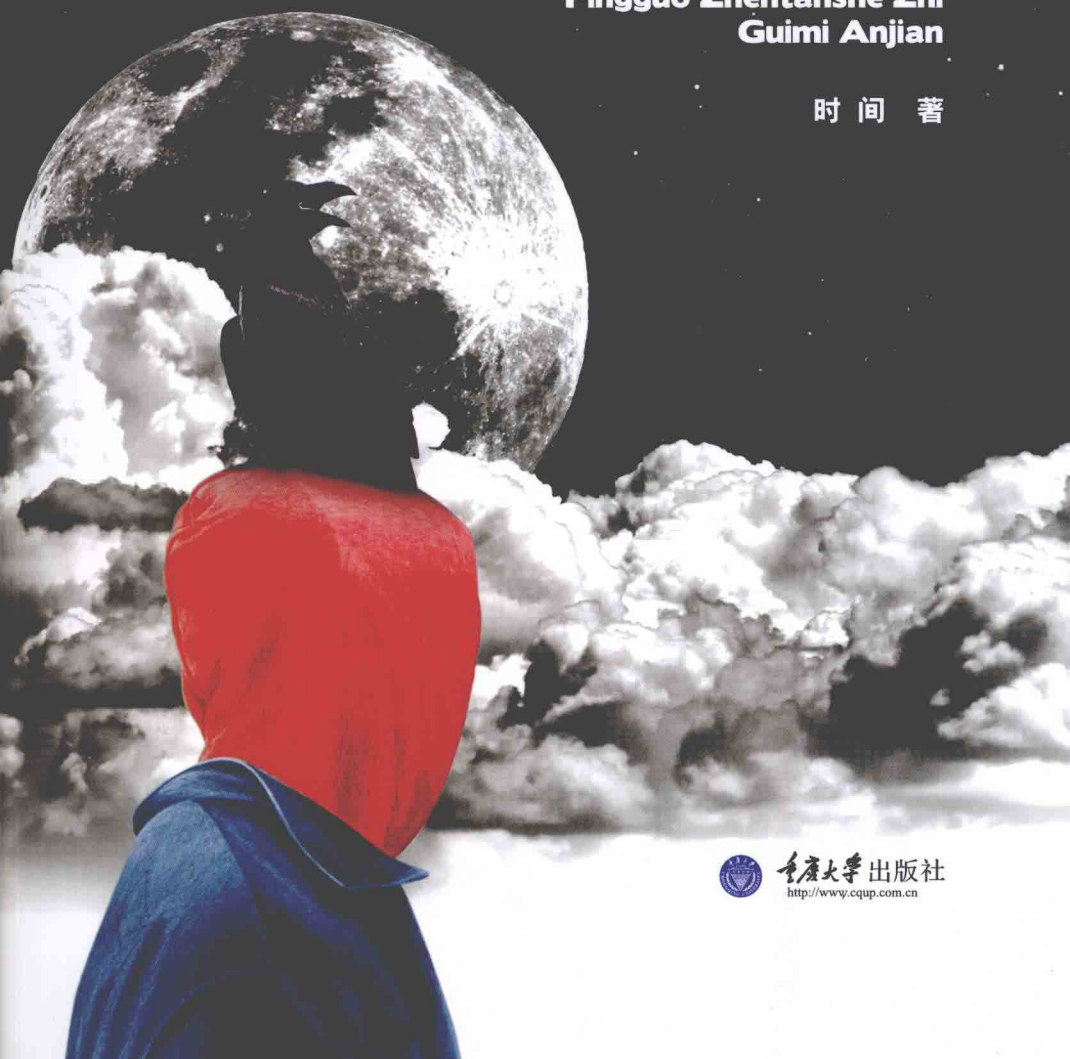
零点书库  
Zero Point Book

苹果侦探社 之

# 诡秘案件

Pingguo Zhentanshe Zhi  
Guimi Anjian

时间 著



重庆大学出版社  
<http://www.cqup.com.cn>



零点书库  
Zero Point Library

苹果侦探社 ②

# 诡秘案件



重庆大学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苹果侦探社. 诡秘案件 / 时间著. — 重庆 : 重庆大学出版社, 2011.10


ISBN 978-7-5624-6334-4

I. ①苹… II. ①时… III. ①推理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185886号

## 苹果侦探社之诡秘案件

时间 著

策 划  重庆白蚁报业集团图书出版有限责任公司

责任编辑:徐昕叶 版式设计 何海林

责任校对:刘 真 责任印刷:张 策

\*

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出版人 邓晓益

社址 重庆市沙坪坝正街174号重庆大学 (A区) 内

邮编 400030

电话 (023) 65102378 65105781

传真 (023) 65103686 65105565

网址 <http://www.cqup.com.cn>

邮箱 [fxk@cqup.com.cn](mailto:fxk@cqup.com.cn) (营销中心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重庆三达广告印务装璜有限公司印刷

\*

开本 787×1092 1/16 印张 19.5 字数 257千

2011年10月第1版 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624-6334-4 定价:28.00元

---

本书如有印刷、装订等质量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  
版权所有,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 
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,违者必究



当你为眼前的诡异现象而震惊失措的时候，  
请不要忘记用心去思考。



CONTENTS 目 录

前 言.....	001
眩.....	003
韦村怪事.....	051
红樱桃小区杀人事件.....	100
死亡on line .....	163
残酷的爱.....	196
金蝴蝶谜案.....	229

## 前言

我是李忠，39岁，曾经是一家集团公司的董事长，一次偶然，认识了一个非常聪明能干的警察——林立，而且我本人也对一些奇怪的案件有浓厚兴趣，于是就拉着林立辞职下海成立一间私人侦探社。说好了，我出钱，他出力，股份各占百分之五十。至于侦探社的名字，叫“苹果”。“苹果侦探社”一来好记，二来是因为当初砸到牛顿头上的是苹果，牛顿才发现了万有引力，这样一来苹果又是智慧的象征，顾名思义。无聊之余，我把所遇见的一些奇怪案件记录下来以飨读者。



## 眩

我承认我和妻子不算很亲密，不过大多时候，我们都选择了回避问题，我们之间总是客气，礼貌，谦让着。甚至在床上，我们也用传统的、一成不变的姿势做爱，每年的情人节和结婚纪念日，桌上总会多一款草莓蛋糕，每年如此。总之，我们之间没有意外，没有惊喜，平淡、安静得让人窒息。妻子没有做错什么，她尽职尽责地做好每一件她该做的事情，她会煮好饭菜等我回家，烫好我的衣服挂在衣柜里，把家里整理得井井有条。可是压抑，一种平淡的、无味的压抑，让我喘不上气来。如何结束这种压抑？

—

昨天，我遇见了一个神秘的女人。又是周末的下午，我开着自己心爱的白色宝马车，刻意把车速放得很慢，因为不想那么早回到家里。又是红灯，我无奈地把车停住，随意地往旁边一瞥，发现旁边白色的宝马车居然跟我的一模一样，车里坐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，带着明星们常带的那种宽大的黑色墨镜，一头黑色的长卷发，随意地披在肩膀上，不会是哪个明星吧？只见她慵懒地打了个哈欠，无聊地看看路口的红灯，然后像是无意识地看了我一眼，似乎还微笑了一下。隔着宽大的墨镜，那似乎是一种暧昧的笑容，也许她根本就知道我一直在观察着她，所以故意回头嫣然一笑。对于她的笑容，我当然也报之以微笑，甚至还大胆地做了个飞吻的动作以示回敬。

“哈哈哈哈哈……”



对于我略带痴迷的飞吻，她只是报以豪放的大笑，她笑得花枝乱颤，她的黑色长卷发也随着她的大笑在风中跳起舞来，我也不得不尴尬地大笑起来。过于豪放的女人往往比羞涩内向的女人更能激起男人的征服欲望，这一点我始终相信。不过，要是娶老婆，男人往往还是会选羞涩内向的女人，豪放的女人如同一杯烈酒，辛辣，但是回味无穷，可如果每天都喝，又怎么吃得消，而一段时间不喝又会很期待。所以豪放的女人往往适合做情人。眼前的这个女人跟我的妻子显然属于两个不同的类型，她的身上除了豪放之外还有一种骨子里透出来的媚惑，这种媚惑在周末炎热的下午，在令人憋闷的空气当中，隔着被晒得发烫的柏油马路穿了过来，让我对她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好奇。

绿灯亮起的时候，车发动前行，我不由自主地跟踪她，大脑一片空白。“艳遇”“一夜情”之类香艳、暧昧的辞藻在我脑海里不断地跳动着，偶尔也会闪现我那温柔娇小的妻子的身影，当然，这只是转瞬即逝。我只管紧紧盯着前面白色宝马车里的那个迷人的背影，我喜欢她吗？我在心里问着自己，抑或只是一种化学反应，我无法解释自己这种无聊的行为。她似乎知道我在跟踪她，故意把车子开得不紧不慢，令我明显地感觉到，她似乎很担心我跟丢了。难道她对我有意思？我忽然莫名兴奋起来，这个周末，注定要过的不平常了，我这样想着，脸上挂着一副天真的傻笑，继续跟紧了她的车。只见她的车七转八拐的，最后停在一所医院的门口。她来这里干嘛？我忽然有点失望了，本来以为她会故意去一家酒店或者是回她自己的家呢，没想到居然是停在医院门口，医院显然跟诱人的艳遇是搭不上边的，出于好奇，我也停下了车。只见她轻快地上了楼，我也急忙跟了上去。她来到重症病房区，似乎有些警惕地四下看了看，然后进了一间病房。一分钟都不到，她就出来了。我急忙躲在一旁，等她走了，我进了那间病房，发现病床上是个植物人，氧气管子被拔掉了，输液管被扔在一边，心电图显示心脏马上就要停止跳动，很显然是有人刚刚拔掉了氧气管和输液管，我紧紧盯着那个病人灰白的面孔不知道怎么办才好，突然，眼见着这个植物人



的脑袋无力地歪向一侧，不！他死了！我的心哆嗦了一下。我完全木了，呆立在那里。这时候病人床头的急救铃声忽然响了起来，我被惊醒，我意识到我必须马上离开！否则他们会认为拔掉氧气管和输液管的人是我，开门出去的时候，正好看见几个医护人员往这间病房走过来，我赶紧加快脚步往相反的方向走去。

我清楚地听见背后有人大喊：“嗨！等一下，快！拦住他！”

回头一看，糟了，几个医护人员向我追过来了，他们显然认为那个植物人的输液管和氧气管是我拔掉的，不！不是我干的！我觉得这一切无法解释，干脆加快脚步跑了起来，拼命跑到楼下，发动车子赶紧离开了，等车驶离医院的时候，后视镜里，几个医护人员正在门口看着我呢，看着他们愤怒的表情，我就知道他们一定把我当成凶手了。我只能加快油门赶紧逃走。

## 二

我加速行驶着，又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，等红灯的时候，我又不经意地往旁边一看，天呀！居然还是那辆白色宝马车，那个女人若无其事地坐在里面，似乎还朝我微笑了一下。

这个狠毒的女人！刚才那个手无寸铁的病人，明明是被她杀死的，她居然嫁祸于我，我一定要抓住她回医院证明我的清白，我恶狠狠地看着她。原先好奇艳遇的心情荡然无存了，难怪她故意把我勾引到医院，原来她是想杀死那个病人后嫁祸给我，我完全清醒了，羞辱和愤怒疯狂地折磨着我，我发誓一定要抓住这个女人，把她扭送回医院，让她亲口承认刚才那件可怕的事情是她干的，与我无关，那些医护人员灼热愤怒的目光让我无地自容。

绿灯亮起，那辆白色宝马车就飞驰而去，我加大油门，毫不犹豫地跟上她。这是条非常僻静的街道，几乎看不见什么人，忽然在前方路口的拐角处出现了一个人，那人腹部隆起、穿着白色的长裙，好像是个孕妇吧，正好站在马路中央，我一看大呼不好，果

然，那辆宝马毫不犹豫地 toward 孕妇撞去，孕妇应声倒地，车轮是从她的腿上压过去的，血从她的腿部流了下来，白色的孕妇裙顿时被血染红了，她虚弱地躺在地上，挺着肚子艰难地想要爬起来，这时候，宝马车又倒了回来，这次正好压在孕妇的肚子上，血像喷泉一样溅红了白色的宝马车，孕妇无力地用手护住自己的腹部，虚弱地呻吟着，我看着孕妇白裙子渐渐变成了一件血衣，她的手微微颤抖着，似乎马上就断气了。我的心也跟着颤抖起来。车祸我也是平时在新闻里才看得见的，和如此惨烈的场面亲密接触，对我来说还是第一次。

只见那辆宝马车又倒了回来，往孕妇的头部撞去。

“你不是人啊？不要再撞了！”我大声呼喊，几乎用全身的力气呼喊。眼前的惨状我已经看不下去了。

“不要啊！”我大喊道。

可是那辆宝马车已经加足了马力，只听见“嘭”的一声，孕妇的脑袋被压爆了，白色的脑浆呈放射状喷溅在马路上，而她的五官已经扭曲了，整张脸被压扁了，只有她的嘴还张的老大，似乎还保持在喊“救命”的口型，不过嘴唇已经没有了，只能看见森森的白牙。

接着，那辆宝马车居然又倒了回来。

“混蛋！不许再压了。”我狂喊着。

“我记你车号，你跑不了的，无耻的混蛋。”我边骂边拿出笔。她的车号是“BMW88”，这个车号很奇怪啊，没见过这种号码。先记下来再说。

那辆宝马车依然故我地反复压了几个来回。

“看，出车祸了！报警！”这时候，人们往这边跑过来。

那个女人一看人们往这边跑过来，就驾着宝马车迅速地离开了，那个孕妇已经成了肉饼，白色宝马车上满是孕妇的鲜血。

“该死的女人，我一定要抓住你，你跑不了了。”我一踩油门追了上去。

“就是前面的那辆白色宝马车干的。”人们在我身后喊着。



### 三

天色渐渐暗下来，路灯已经亮了起来，我集中精力紧紧盯着前面白色的宝马车，又一个红灯，我赶紧把车停在那辆宝马车的旁边，摇下玻璃，正要在那辆车大喊的时候，我惊讶地发现开车的是个中年微胖的男子，根本不是那个女人，绿灯一亮，宝马车飞驰而去，我看了车牌，根本不是那个车牌。我跟丢了，不是那辆车，我只好懊悔地准备回家了。

正当我走到一个岔路口准备拐弯的时候，忽然，一辆白色宝马车从我眼前开过去。

“今天怎么这么多白色的宝马呀？”我嘴里嘟囔着，下意识地看了车号“BMW88”。

“什么！BMW88！那不是那个无耻女人的车吗？无耻的婊子，连个孕妇都不放过！连人都不是！抓住她！必须抓住她！”我咬牙切齿地说，加大油门跟了上去。

她这次进了一个别墅区，她来这里干嘛？难道她住这里吗？我清楚地记得我一个哥们住在这里，他家儿子满月酒还请我去了呢。她也住这个小区吗？我满脑子都是问号。那辆白色宝马优雅地停在停车场上，车子的后备箱上满是个孕妇的鲜血。

那个女人从容地关好车门，回头看了我一眼，然后整理了下自己的米色长风衣，扶了下那个明星范儿的大墨镜，然后向别墅的B座走去，她也住B座吗？我记得我朋友家就在B座，没有时间多想了，我赶紧停好车子。

“变态的婊子，大晚上居然还带着墨镜。”我咒骂着，来到了B座的大堂，里面空无一人，她怎么不见了？这时候电梯响了一下。电梯的指示灯显示电梯正在上行。

“对，她一定上楼了，应该还在电梯里。”我恍然大悟。

B座一共两部电梯，一部停用，一部正在上行，结果那部上行的电梯到28楼就停了下来了。

“不！不！”似乎此时一切都明白了。我朋友家就在28楼，她

不会是去我朋友家吧。我感觉到自己抖得厉害。这个该死的女人，她要干嘛？她想干嘛？直觉告诉我，那个女人去我朋友家不会有什么好事。

#### 四

我慌乱地按着电梯，电梯终于下来了，赶紧按了28楼。我在电梯里踱来踱去，我祈祷着她一定不要去我朋友家，时间似乎变长了，终于，到28楼了。

“叮咚，叮咚！”我哆嗦着按了门铃，我感到自己的心跳得厉害。

“谁啊？”里面有个女人问。

“嫂子，是我。”我客气地说。

“哦，那快进来吧。”屋里的女人打开了门。

一个穿着肥大睡衣，头发上裹着毛巾，脸上贴着面膜的女人给我开了门。是我朋友的妻子。

“嫂子，做面膜呢，大哥没在啊？”我进了屋发现就她自己在呢。我的心终于放下了一半，看样子我多虑了，那个女人根本不是去我朋友家，我开始嘲笑自己的神经过敏了。

“你大哥还没回来呢。最近一段时间特忙，老有应酬，每次他回来就十二点多了，对了，你先喝杯茶吧。”大嫂说着已经准备给我倒茶了。

“没事，不用麻烦了，我马上就走，就上来打个招呼。”我赶紧制止大嫂。因为我本来就是想看看那女的在没在，不在的话，我就放心回家了。我可不想在大哥不在家的时候，跟大嫂一起喝茶，引起人家夫妻矛盾可不太好。我这么说着，人就已经走到了门口，正准备开门出去，不料大嫂接下来的一句话，着实把我吓了一跳。

“对了，刚才来了个女的，说是你的朋友。”大嫂说道。



“我的朋友！什么朋友？”我的汗毛立了起来，我顿时感觉脑子里嗡地一下，我立刻意识到她是谁了，我感觉自己由于过分激动浑身颤抖起来，甚至连声音都走了调。是她！一定是她！就是那个该死的狗娘养的家伙！我在心里恶狠狠地骂道。

“她……她在哪里！快告诉我。”我大喊着，我感觉到自己的声音都跑了调，我紧张极了，冷汗顺着我的脑门子流了下来。

“她在宝宝房间，说要看宝宝。”大嫂看着我的样子，被吓得浑身直哆嗦。

我一个箭步冲到宝宝房间，看见这个女人正在哄着孩子玩。那女人穿着米色长风衣，戴着明星范儿的大墨镜，没错，就是她！那一刻，我觉得自己快要虚脱了，我联想到刚才那个无辜孕妇的惨死，就浑身抖得厉害。

“放下孩子，你这个无耻的婊子！”我哆哆嗦嗦地大喊着。

“哈哈哈哈……”那女人狞笑着走到窗前，打开了窗户。

“不！不要！放下孩子，我求求你。”我痛苦地喊道，我立刻意识到即将发生的惨剧，我努力使自己扶着门框站着，我感到自己已经有点站立不稳了。

“哈哈哈哈……”那女人并不答话，只是冷笑着并用一只手就把宝宝举出了窗外。

“求求你，放过那个孩子吧。”我的声音几乎带有点哭腔了。

“放下那孩子！放下那孩子！我求求你！只要你放了我的孩子，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。”大嫂猛地扑上去抱住那女人的腿，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，放声大哭起来。

那个胖乎乎粉嫩的小婴儿似乎也意识到了什么，哇哇地大哭起来。他那胖乎乎粉嫩的小手小脚做着无谓的挣扎，稚嫩的哭喊声回荡在夜空中，那个女人嘴角挂着一丝冷笑，我完全可以感受到藏在那副大墨镜后面的那双冷酷的眼睛。只见那个女人的手指慢慢放开了宝宝稚嫩的身体，我亲眼看着她那只邪恶的手放开了宝宝，滑落！小小的身体像一块棉花糖一般向楼下飘去，哇哇稚嫩的哭声也被风吹到楼下去了。我的心像被什么东西猛地刺了一下，一阵剧烈

的疼痛从心口蔓延开来，那个女人依旧保持着冷笑的表情，就好像刚才一切对于她来说只是个好玩的游戏一般。

“不，不！”我和大嫂像疯了似的一起扑到窗前，试图把孩子接住，可惜一切都是徒劳，我们只能眼见着宝宝穿着白色婴儿服的小小身影消失在夜色当中，就连宝宝稚嫩的哭声也一下子消失了。大嫂浑身瘫软地坐在地上。我汗如雨下，像一滩烂泥似的，连扶住窗框的力气都没有了。这突如其来的一切，使得我不住地哆嗦起来，所有的画面瞬间重叠在了一起，那个被拔去氧气管和输液管的植物人，我清晰地记起，氧气管被拔掉的一瞬间，那个植物人的脑袋立刻往旁边一歪就断气了；那个可怜的孕妇，那个穿着一件浸透鲜血的裙子的孕妇最后被压得脑浆四溅的画面；还有刚才的小婴儿带着稚嫩的哭喊声向楼下飘去的画面，这三个画面重叠在一起，不断地在我眼前晃动着，像一记重锤狠狠地砸在我的脑门上，我终于支持不住，瘫坐在窗前，我浑身颤抖，木然地看着哭天喊地、悲痛欲绝的大嫂。那个可恶的女人近在咫尺，可是我一下子虚弱地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，我只能恶狠狠地盯着她，通过我的双眼传达我的愤怒，这个可怕的没有人性的女人。

只见那个女人照旧整理了自己的风衣，扶了下明星范儿的大墨镜，就如同没事儿的人一样，款款地走出了房间。临出门前，特意回过头望着我微笑了一下，我明白她在笑我的懦弱，她分明是在嘲笑我，通过她那墨镜下方的微微上翘的嘴角，我清晰地感觉到那笑简直是一种侮辱，一种对于男人的侮辱，我男性的自尊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地刺了一下。随着“咣”一声，大门被关上了，我才发现那是那个女人离去的关门声，房间里就剩下大嫂悲痛的嚎哭声和从窗外吹进来的夜风的呼呼声，我一下子清醒了许多，不！不能让她跑了，她是个凶手！是个杀人凶手！我要抓住她，我要抓住她！刚才我为什么要瘫坐在地上，眼睁睁地看着她从我眼皮子底下溜走！我还是个男人吗？我居然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她把一个无辜的小婴儿从楼上扔了下去，然后从我的眼皮子底下溜走！不！不可以让她跑了！绝不！这样的念头一下子从我心里蹦了出来，想到



这里，我一骨碌从地上爬了起来，跌跌撞撞地走到大门前，打开门栓，向门外追去。

“你不许跑！无耻的女人，站住！你给我站住！”楼道里回荡着我愤怒的喊声。

我急急忙忙地按了电梯，好容易电梯来了，我在电梯里又踢又砸的，恨不能这个电梯能立刻下到一层，电梯里四面都是镜子，我看着镜中的自己，感觉十分陌生，那是一个满脸怒气，双目通红的男人，额头上汗喷喷的泛着光，跟平时温文尔雅的我判若两人，好容易出了电梯，我快步跑出一楼大厅，向大门外跑去。

一楼的停车场上，穿着长风衣的女人正不紧不慢地迈着猫步，向一辆白色的宝马车走去，是她！是那个女人！我感到自己的血一下子涌上了脑门子，我呆呆地看着她用车钥匙开了车门，轻盈地坐到驾驶座上，然后她挑衅地回头冲着我微笑了一下，竖起了中指冲着我比划了一下。

“无耻的混蛋！”

我跺着脚大骂道，然后我以自己最快的速度向那辆宝马车跑去，而她只是轻轻地关上了车门，似乎并没有急于离开的意思，我冲到那辆宝马车前，使劲地砸着玻璃，示意她出来，隔着车玻璃，我清晰地看见她在冷笑，我看得清墨镜下方她雪白的牙齿和她冷酷的笑容。

“你不是人！你出来！你出来！你根本没有人性！你这个混蛋！”我愤怒地大骂着。

她依旧冷笑着，趁着我不注意，忽然发动车子，迅速离开了。看着她离开，我立刻也开着自己的车追了上去。

“这次，绝不能让她跑了。”我恶狠狠地吼道。

## 五

我紧紧盯着前面的白色宝马，一丝都不敢懈怠，生怕再给她溜



掉了，三条人命了，不对，是四条，植物人，孕妇，孕妇肚子里的胎儿，再加上我朋友的儿子，四条人命，她简直就是个魔鬼，想起那个被压爆头颅的孕妇，还有被扔到楼下粉嫩的小婴儿，我的心就一阵阵地发紧。

植物人，不！不！仿佛是惊醒！那，那，那是我生病的老父亲！父亲在三年前就得了脑血栓，虽然抢救及时却成了植物人，按时付完医药费后，我几乎一年多没去看他了，天哪！我几乎忘记自己的父亲了，他今天居然被人杀害了，就在我的眼皮底下，想起小时候父亲对我的疼爱 and 照顾，我泣不成声，泪流满面，我几乎快看不清前方道路了，这个可恶的女人一旦让我抓住她，我一定杀了她。这个无耻的女人居然杀死了我可可怜的老父亲。

我的思维完全混乱了，她杀了我可怜的老父亲，还杀了我朋友刚刚满月的儿子，除了那个孕妇，这两个人都是我生活中很亲近的人，为什么她要伤害我？我根本不认识她！还有那个车牌号码“BMW88”，似乎在哪里见过，可是我实在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了。

前面白色的宝马车忽然驶上了一条我非常熟悉的路，马路的两边都是万年青，路的尽头是个高档公寓，公寓的门口是漂亮的喷泉，这是我住的小区！我的家！

“不！她准备去我家了，这个疯子，无耻的女人，我抓住她非宰了她不可！”父亲的死让我感觉自己完全失去理智了。我明显地感觉到自己体内有一种冲动，一种强烈的、愤怒的想要杀死那个女人的冲动。

“她去干嘛！去我家干嘛！我的妻子！不！她要杀我妻子！绝对不能让她碰我妻子。”我嚎叫起来，同时加大油门地往前开着。终于开进了小区，在停车场上，我看见那辆白色宝马车以及那个女人。

她依旧优雅地停好车，白色宝马车的后备箱上还满是个孕妇的血迹。她还习惯性地整理了下米色风衣，扶了下黑色的明星范儿的大墨镜，款款上楼去了。